
都柏林 — ICANN 董事会和一般会员联合会议
2015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二 — 8:30 至 9:30 IST
ICANN 第 54 届会议 | 爱尔兰都柏林

史蒂夫·克罗克 (STEVE CROCKER):

大家早上好。我们所说的选区日在此刻拉开帷幕，董事会非常努力地想借此机会与各个不同团体展开短暂但有意义的交流，而我们今天的会议就从在座的各位开始。

我想将刚才说过的话重述一遍，但是会换一种很严肃的方式。

尽管这场会议的时间很短暂，我们的目标是直切主题，讨论实质性问题。但在展开讨论之前，由于这是一场年度大会，有一些新人上任，也有一些人即将离任，艾伦 (Alan)，也许我们可以介绍一下每个团体中的新面孔。

让我从新加入我们的董事会成员开始。我想我实际上已经看到他们了，他们就藏在会场的前几排。

注意：本文是一份由音频文件抄录而成的 Word/文本文档。虽然抄录内容大部分准确无误，但有时可能因无法听清段落内容和纠正语法错误而导致转录不完整或不准确。本文档旨在帮助理解原始音频文件，不应视为权威性的会议记录。

利托 (Lito)、露丝薇斯 (Lousewies) 和罗恩 (Ron)，为什么你们不站起来一会，让大家看到你们的脸呢？

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将他们安插在了各场会议中。他们现在已经了解了我们内部和周围的工作情况，而且他们将不会 -- 他们就像从卖场开走的全新汽车一样，已经开始贬值了，等到我们会议结束时，他们就成为二手车了。

[笑声]

大家想象一下那生动的画面吧。

艾伦？

艾伦·格林伯格 (ALAN GREENBERG):

谢谢。曾经，我们计算过一年中 ALAC 成员的最大流动人数。现在，我认为我们的人员流动已经超过了这个数字，或者可能即将超过，因为我的职位和我的 -- 因为我从提名委员会任命的职位改换为 RALO 任命的职位，这使得我们又增加了一名

今年本来不会任命的新成员，而且我们的人员流动数量也非同寻常。ALAC 的 15 名成员中，有七名将在今年变动职位。这还没算上我。

有可能的话 -- 我希望他们都在现场。我没有核实过是不是这样。塞温·欧耶迪吉 (Seun Ojedeji)。抱歉。我的嘴巴有点不听使唤。塞温在这里吗？

在那里。他是 RALO 任命的来自非洲的成员。

瓦法·达玛尼 (Wafa Dahmani)。瓦法，我今天在这里的某个位置看到你。我认为她曾经是在这里的。如果你们看到瓦法的话，我想说一下她来自突尼斯。

坐在那边的是来自中国的阚凯力先生。

蒂姆·丹顿 (Tim Denton) 先生来自加拿大。

哈罗德·阿科斯 (Harold Arcos) 先生
来自委内瑞拉。哈罗德，在吗？

好的。还有一个人是大家以前没有见过的，来自法国的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Sebastien Bachollet) 先生。

[笑声]

未知发言人：

（不在麦克风前。）

艾伦·格林伯格：

都是新人。我们接下来要大费口舌地解释什么是 ALAC 了。

[笑声]

好了，我的介绍要告一段落了。

史蒂夫·克罗克：

好的。

在我们进入议程之前，还有另外两件与大家息息相关的事情。

在后勤方面，关于如何重新安排会议参与，我们做了一个尝试。这个

会堂可能是我们所处的最有挑战性的环境之一。我们并不能一直控制这类设施的使用情况。但在我们上次所做的尝试中，我们收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反馈，而且我仍然对任何建议等等感兴趣。

我们有一个董事会运营团队 --

梅丽莎 (Melissa) 不在这儿，是吗？不在。

好的。但无论如何，我们有一个董事会运营团队，而我给他们布置的任务之一就是继续关注这个问题，因此他们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参与进来。

另一件事可能不在你们的议程上，但正如我们所知，这个 CCWG 的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目前来到了流程的中途。该流程的形式为：一旦工作组成员起草了提案，将会交给章程组织，你们大家就是其中之一，然后在提案交给我们之前，章程组织需要采取正式行动，批准

或否决提案等等，然后我们需要处理提案。

我们在所有讨论中深陷的问题之一是，整个 ALAC 或其领导者在多大程度上参与监督此事，这个要结合你们指派给 CCWG 的成员来看，另外就是这些成员采取的立场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你们看到最终提案时的想法或者在多大程度上被这些想法知晓或与这些想法一致。

所以我打算暂时将这个问题放一放。

而乔治 (George)，你问到过 -- 你提出过这个问题。我所说的和你的想法接近吗？

未知发言人：

(不在麦克风前。)

史蒂夫·克罗克：

足够接近了。好的。这样再好不过了。

进入议程的任务交给你了，艾伦。

艾伦·格林伯格：

好的。我们议程上要讨论的主要是问责制问题，另外我们想在最后花几分钟讨论一下一年多以前在伦敦召开的一般会员峰会的成果。

ALAC 采取的立场在其整个运营期间保持适度一致。这个立场会定期发生变化，因为我们所处的世界在不断改变，我们对一些事情的认识也会发生重大变化。

CCWG 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想要可执行性。”

律师向我们提供了具有可执行性的解决方案，当时的这些解决方案是有影响和负面作用的，我们寻求解决方案的时候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一点，因此这是有些人改变立场的原因之一，而且无疑也是我们改变立场的原因之一。

但我们保持着适度的一致性，我们从未寻求有些人想要的绝对可执行性。

无论如何，我认为我们的立场更接近董事会的立场，或至少更接近某些董事会成员的立场，即我们如果一旦进入彼此法庭上见或者罢免整个董事会的阶段，那么我们的处境将会非常糟糕。

而且由于 -- 我们可以举个典型例子，昨天 CCWG 内部展开了一场讨论，内容是如何在分离 IANA 职能一事上获得绝对可执行性。如果我们经历所有流程，从对 IANA 职能审核的投诉开始，到 CCWG 颁布分离意见，到拒绝尊重 CCWG 意见的董事会，到独立审核流程 (IRP)，到最后闹上法庭，我对此的观点是，如果我们真的因为 IANA 功能不健全而经历这些流程，那么 IETF 和 RIR 很早以前就该走人了，注册管理机构和根服务器运营商也应该找到了其他的方法来分布根服务器，而在我们

争论这个问题的时候，IANA 实际上也应该已经搬迁，因为人们仍怀有让互联网正常运行的小小愿望。

因此我们的立场在一定程度上与小组内的某些人不同。

现在，小组内五人的这种立场在多大程度上与更大范围的 ALAC 和一般会员的立场 -- 抱歉 -- 我想我得先指出一点，小组内这五名正式成员的意见也并非总是一致的。所以我并不认为我们每个人对所有细节问题的立场都是一致的。我们在大的层面上确实有一个统一的立场，但是 --

尽管我们有时候 -- 谢谢 -- 我们有时候能向不同的公众群体作出以下声明：“这是 ALAC 的立场”，但是在很多地方，我们的态度是模糊不清的，因为我们有不同的观点而且必须得承认这一点。

多年以来，我们有时会受到指责 -- 而且有时是有理有据的指责 -- 人们指责我们颁布了一项由一个人、两

个人或三个人写成的声明，然后盖章生效，但事实却是，在许多领域，声明的主题相当晦涩不清，以至于社群中的很多人要想理解声明，必须求助于真正理解声明内容并能作出可信诠释的专家。

下面所说的情况并不在此列。对于 IANA 管理权移交和问责制这两个问题，我们会定期让 ALAC 参与进来，以便最终决定是否接受报告的决策人可以定期了解最新情况并与我们磋商。

此外，我们有一个整体上规模更大的一般会员支持团体，我想至少有 50 或 60 人在相关电子邮件清单上，而且半数的人会定期参加电话会议，我们一般倾向于大约每两周开一到两次电话会议，而且我认为在事情非常多的情况下，我们还曾一周开过三次。

所以我觉得我可以有几分信心地说，无论我们最终说什么，一定会

有人持不同意见，这是由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性质决定的。但是我认为，我们的意见将达到高度一致，而且这种一致是在知情情况下达成的，而不是随便听个什么人的意见，就表示：“当然，我同意你的看法。”

所以我说过，我希望上面的说法对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成立，不过至少在这个例子中，情况肯定是这样的。

史蒂夫·克罗克：

非常感谢。霍莉 (Holly) 举手了。

霍莉·雷谢 (HOLLY RAICHE)：

我想补充一点，有很多关键时候我们坐下来，在会议日讨论特定问题，并实实在在地进行了投票。所以 ALAC 并不是只参与了磋商。在讨论过后，我们确实说过：“让我们来一次民意投票，确认我们的想法一致。”我想起最近的一个例子，我们考察了多个模型，包括成员模

型和不同的指定人模型，并在大量讨论后采取了一个立场，然后进行投票，投票结果是没有异议的。

所以就确定立场一事而言，“参与磋商”这个词不足以形容我们给予的支持。谢谢。

史蒂夫·克罗克：

很有意思。谢谢。

好的。

艾伦·格林伯格：

我想给你举例说明一下我们做出的其中一个转变，这个例子很早了。

从第一份报告时起，有一个问题是：

“你们是喜欢成员模型还是指定人模型？”这个问题提出时，这方面还没有很多深入的分析。而我们的答案非常简单：“成员模型”。

原因是世界上的每个人都理解成员的概念。如果我们引进一个新词，例如“指定人”，那么会造成困

惑。ICANN 本来就是令人困惑的地方，增加一个在使用语境下世上几乎无人知道的全新词语看起来并不是个好主意。

当我们开始理解成员的一些含义后，我们改变了它。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做的显眼改变的例子之一，而它只是因为我们 -- 我们在那时并不需要去考理解模型的细节。布鲁斯 (BRUCE)?

布鲁斯·托金 (BRUCE TONKIN):

好的。我无疑能理解这一点。我是指，这周我有很多时间事实上花在了向人们解释法律差异上，而“指定人”只是一个加利福尼亚州法律使用的词。它并不是全球通用的词汇。

我更希望我们试着简化我们的语言，只需要说：“我们同意组建单一法律实体，并打算利用该单一法律实体来执行权力和章程”，我们应该让事情保持简单。

因为如果尝试使用“指定人”一词，它的法律意义非常狭窄，而且只会令人困惑。所以基本上，我们只是正在组建有权执行章程的单一法律实体，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艾伦·格林伯格：

好的。布鲁斯，事实上你已经深入到了核心问题。

我们称它为单一指定人，而有一个实体将扮演指定人的角色，在代表三个 SO、一般会员和提名委员会行事的同时，还代表掌握其他权力的所有 SO 和 AC 行事，而人们对此的认识并不充分。

因为我们称它为指定人，很多人就假设它只代表能够进行指定的各方行事。

因此更名不仅仅是一个表面问题，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这还可以归结到一个概念 -- 当我认识到这一点时对我是一个启示 -- 就

是对于多指定人和单一指定人，这两种模型之间的唯一区别 -- 因为即使是在多指定人模型中，也依然需要有一个实体去执行 -- 两者之间的唯一区别在于，我作为主席能否写一封信给董事会秘书处，表明我的新董事是谁，或者我是否必须请别人帮我代写这封信。结果证明这是唯一的模型。然而，由于没什么差别，我个人目前不太在乎这个。

[笑声]

我不想把这场会议变成格林伯格的个人秀，所以各位听众或在场人士有任何想法吗？提贾尼 (Tijani)，请讲。

提贾尼·本·杰马 (TIJANI BEN JEMAA):

非常感谢你，艾伦。

当我们将这件事提上议程时，我们认为这会是一个主要问题，因为它需要大量的讨论，但是我认为经过昨天和前天的事情后，我想我们现在可能没有很多东西要说，因为我

们现在差不多在每件事上都达成了共识。

[笑声]

所以在我看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解决方案或至少是组成解决方案的元素确实可以解决问题，而且可能我们将进行移交，我希望移交能按时举行。

要达到此阶段，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我认为这是可能的。谢谢。

艾伦·格林伯格：

谢谢，提贾尼。如果你认为所有事情都解决了，你和我昨天下午开的可能不是同一场会议。

[笑声]

我们新上任的 ALAC 成员阚凯力先生有话要说。

阚凯力：

大家好。谢谢你，艾伦。

好的。作为新成员，过去几天我有一个问题。实际上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移交，另一个是问责制。

在我看来，移交是一时的问题，而问责制是永久的问题。好的。

为什么在世界上，这两者会混为一谈？事实上，我想说今天早上我与谢丽尔 (Cheryl) 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曾试图找出答案。

然后我相信 -- 嗯，至少我自己相信，这看起来，艾伦，你的解释告诉了我原因，在以前的某个时候我们因为没有充分理解可执行性的含义而犯了一个错误，然后我们就掉进了沟里。我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但不论怎样 -- 就像我第一天在 ALAC 会议上表达的感受一样，我强烈相信 ICANN 的治理结构是一个良好的结构。事实上，我相信到目前为止我们能看到这种结构是最好的，所

以我们想要尽可能保留该结构，不论移交情况如何都应该予以保留。

在该方面，我想说我不喜欢看到董事会被轻易解散或者任何董事会成员被轻易开除，否则我们会向各种混乱事物和某些 -- 可能是某些特殊利益团体敞开大门，或者创造一个永远混乱的流程。

所以看起来我们已经 -- 这么说吧 -- 昨天早上我们也讨论到了一定的深度，例如讨论到了单一指定人问题，但是我还是会建议，比如说像开除董事会成员这种事只能在特定情况下发生。这就好比 -- 好比开除美国白宫总统一样。开除他不能是因为他自己的观点或判断，只能是因为某些事情不道德，或者违背了宪法等等。

这必须有一些严格的限制，而不是因为我不喜欢某位董事会成员，所以成天希望他被永久开除；我们对

适用于这类机制的理由必须有非常狭窄的定义。谢谢。

法迪·切哈德:

抱歉，艾伦。我想问问，你三月份过后有空吗？

[笑声]

艾伦·格林伯格:

谢谢你，凯力。

史蒂夫·克罗克:

乔治，我们选拔委员会的主席就坐在你的正后方。

艾伦·格林伯格:

我们有一个一般会员新成员的例子。在一开始介入时，他与所有一般会员意见完全一致。而在最后，他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属于我们当中部分人很有争议的问题之一。但幸运的是，我们在 CCWG 中完结了这个问题。

但是凯力，尽管新人就像参与流程的大多数其他一般会员一样，而且大多数时候我们都会达成共识，但是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吸引人之处是，我们会惊讶地发现我们彼此意见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而我们有时能达成一致这个事实让我觉得这是个好预兆。奥利维尔 (Olivier)。我们有介入吗？奥利维尔，然后是塞温。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OLIVIER CREPIN-LEBLOND): 非常感谢你，艾伦。我认为凯力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反映了我们当中某些人的担忧，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会有轻微的争议，并且看问题的角度也各不相同。我发现在我们的社群中有一件事已经达成了共识，那就是我们确实有“攫取”方面的担忧。我们希望 ICANN 继续工作，继续根据章程履行其职能，并且董事会成员能够根据章程行事。我们非常担心有任何类型的体制会给社群带来

更大的权力，但是会牺牲我们目前为止拥有的稳定性，当然还有对董事会的全面问责和对社群的问责。我们希望确保董事会或社群不会出现“攫取”局面。我认为，对于加强 ICANN 问责制跨社群工作组中讨论的一些话题，这就是我们相比于 ICANN 中的其他社群，看问题的角度要更加平衡的原因之一。

艾伦·格林伯格：

谢谢你，奥利维尔。我们还有 15 分钟时间来讨论这个话题，现在讨论将继续下去 -- 如有必要，我们会加快进度。但如果发言的人可以简明扼要一点，我们就不用这么赶了。我们确实声称要为会议设置计时器和蜂鸣器。我们选择了不这么做，但是发言请务必简短。谢谢。

塞温·欧耶迪吉：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塞温。我很兴奋。我曾经很幸运，得到了 -- 我发言的时间开始了。我会长话短说的。

所以 -- 我只想问董事会几个问题。关于董事会个人免职，由于目前 -- CCWG 的提议仍然归结到指派 SO 或 AC 来完成免职流程。董事会对此事有何看法？你们怎么看待这件事，尤其是关于提名委员会指定人与 SO/AC 任命的各个董事会成员的免职流程之间的差异？你们认为这种差异是可以接受的吗？你们认为这对你们来说可行吗，因为最终这取决于你们如何认为，你们的想法是什么，因为你们身为董事会成员是最了解自己的。你们认为这种方式会影响你们自己的行事方式吗？

我的其他意见是，我希望董事会切实使用此流程来认识到，及早参与是很重要的。如果早在一两个月以前，董事会就像在最后时刻那样介入或参与进来，我们可能就不会浪费这么多的时间。我认为我们需要将我们的一些领导资源最大化，因为在一般会员中，参与一般会员 SO 的成员被分类为确实缺乏参与资源的人员，所以将

该时间最大化，尽早获得解决方案将真的对我们很有帮助，这样我们就不会（听不清）。

所以我希望组织能从这一流程中学到些东西。这样无论我们将来要做什么事情，你们也能确保及早参与，我们便可更快地完成该流程。谢谢。

史蒂夫·克罗克：

谢谢。我们的副主席布鲁斯·托金已被正式任命为 CCWG 联络人。塞温，我要布鲁斯来谈谈你提出的问题，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

布鲁斯·托金：

嗯，关于最后一个问题，我认为董事会自己的资源实际上也非常有限。所以当你们谈到，嗯，主要是志愿者这个问题时，我们大约有 20 多人，而且有相当一部分时间投入到了 ICG、CWG 以及 IANA 移交流程其他各部分的工作中。所以一旦这些事情最终确定，你们会开始看到

董事会成员参与到 CCWG 中来。所以我们也有带宽的问题。不过我了解您的意思。我认为，如果我们能早一些更多地参与到工作细节问题中，会是一件好事。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条不错的反馈，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经验教训。

具体针对您关于董事会成员免职流程的问题，这无疑是一个让人担忧的领域，主要是因为最初谈到该流程时，并没有很多分析来支持应该采用什么流程，所以它听起来就像 SO 可以仅仅根据一个简单的动议决定来罢免某个董事会成员，因为他们可能不喜欢那个特定日子的某个决定，这类事情就是我们所担心的，因为我们认为董事会成员是独立的，他们是代表整个社群作出决定，而不是只代表任命他们的组织作出决定。

不过自那时起，不论是几周前在洛杉矶的会议，还是这周末的会议，我认为该流程都有了实质性的进

步。因此该流程有一部分是供 SO 罢免董事会成员的，他们必须举行社群论坛，该论坛需要社群内其他人、其他支持组织和其他咨询委员会的参与。然后随着克里斯 (Chris) 在电子邮件清单中发帖和昨天发言，我们建议的另一件事情是，在举行社群论坛后，该支持组织获得来自其他支持组织和咨询社群的正式回应，然后只有在获得社群论坛的意见以及来自其他支持组织和咨询社群的正式回应后，该支持组织或咨询委员会才应该做出最终决定。所以我认为，随着克里斯昨天完善了这种做法，我们普遍能顺利接受这种做法。

罢免提名委员会董事的问题在我看来，是一个很相似的流程，仍然要采用社群论坛。不同之处在于因为要实际作出决定，而不仅仅是接受来自其他支持组织和咨询委员会的建议，所以这些其他支持组织和咨询委员会事实上应该提供某种形式

的正式决议，我认为我对当前提案的理解是，至少有四个支持组织和咨询委员会必须正面建议罢免由提名委员会任命的特定董事，而有异议的咨询委员会或支持组织不能超过一个。所以我认为这是目前的情况。但是我认为在我们大家顺利接受这种做法之前，这个流程还需要在细节上进行充实。

艾伦·格林伯格：

谢谢。谢琳 (Chrine) 要就相同的话题发表意见吗？请快一点。很遗憾，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谢琳·余拉比 (Chrine Chalaby)：

我会很快讲完的。为了直接回应刚才那位先生所说的关于董事会成员想法的问题，我想说对于这个问题，我非常强烈地坚持两个原则。一是，我们不能有两套董事会成员班子。不论在哪种情况下，都绝对不能。二是，我们必须保护上任的董事会成员的独立性。可以吗？

所以一开始我有一个非常强烈的立场，即我反对 SO 和 AC 罢免董事会任命的董事，而且一开始我的立场是，应该有一个社群流程来做这件事情。我改变了我的立场，因为 -- 相关变动满足了我的两个要求。一是，如果权力从董事会转移到 SO 和 AC，那么对支持此权力的流程的问责必须提升到很高的高度。而这一点正发生在此处所说的流程上，因为社群参与到了流程中，以确保 SO 和 AC 理解社群的回应，明白社群的观点是很重要的，并确保流程的透明性。因此，他们不能仅通过一项行动或者没有理由或者不向社群作出任何解释就罢免董事会成员。所以这满足了我的要求，即与权力相伴的问责得到了实质性的提升。

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事情是确保对这些走马上任的董事会成员的支持也得到了提升，并确保我们保护了他们的独立性。这样社群中的问责得到了提升，对独立性的保护也得到

了提升。而且在作出任命时，SO 和 AC 必须清楚，他们任命董事会成员不是为了遵循他们自己的议程，而是为了带去他们自己的视角。章程必须从这个角度写得非常清楚。这是我的个人观点。谢谢。

艾伦·格林伯格：

谢谢。克里斯和乔治，你们俩要谈同一个话题还是别的话题？

乔治·萨多夫斯基 (GEORGE SADOWSKY)：

我要谈别的话题。

克里斯·狄思潘 (Chris Disspain)：

我也是。

艾伦·格林伯格：

好的。那么我们将 --

克里斯·狄思潘：

我要谈的是同一个话题，但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谈。我只是想 -- 我只是想说我必须 -- 向你们说出我们的观点真是很有趣。事实上我想知道你

们的观点是什么。我想知道你们是否有任何红线。我想知道是否有任何 CCWG 目前正在讨论的内容是一般会员真的无法理解的。我想知道你们的决议是否，我认为你们的决议是 -- 向 CCWG 传递信息的绝佳方式。CCWG 是为你们工作的。CCWG 并非在真空中工作。它必须向你们提供反馈，而你们 -- 你们和其他每个 SO 和 AC 都必须签字同意。这里有个前提，就是如果 CCWG 达成“共识”，而你们觉得可以接受，这样你们才会签字同意。所以我想听听 ALAC 关于这些话题的意见，而不是董事会成员怎么想。

艾伦·格林伯格：

好的。那么我想结束关于罢免董事的讨论 -- 霍莉要发言。

霍莉·雷谢：

我会很快说两句，克里斯。当我们昨天坐下来审视 -- 尤其是审视所有必要步骤的概要时，很明显这里是

有一个框架的。在此阶段，并非所有步骤都完全明了。但是从我昨天的所见所闻来看，我觉得你们担忧的问题正在解决之中。谢谢。

艾伦·格林伯格：

好的，乔治。你想谈论关于董事会董事的话题吗？

未知发言人：

（不在麦克风前）。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乔治，请讲。你在我之前，而且 --

乔治·萨多夫斯基：

谢谢。与我们谈论的内容相比，这是一个不同的、相当无害的话题。但是令我吃惊的是，我们在这些跨选区会议上会面。我们还在很多其他地方会面，比如说会议厅、公共论坛或是在鸡尾酒会上非正式会面等等，我想知道，难道没有更好的方式来组织我们会面的方式和我们

讨论问题的方式吗？或许没有，但我突然想到我们 -- 我没有获得很多反馈。我没有看到社群关于这件事的反馈。我不知道日程表是怎样产生的。它可能是在大家一致同意后产生的，但是我觉得自己作为董事会成员，我想听到，不一定是现在，但是我们能否 -- 能否构建比我们现在更有成效的问题交流方式？这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我希望社群能试着对这个主题提出自己的观点，让他们的意见被听到。谢谢。

艾伦·格林伯格：

谢谢你，乔治。关于这个问题，讨论一直在继续，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我们需要先在团体内部讨论的问题，然后提出一些想法并反馈给你们，而不是在这里做即兴发言。塞巴斯蒂安。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谢谢。由于我们有口译员，我打算使用他们的服务。我打算说英语 -- 哦不，说法语。谢谢。

第一点，这些主题极其复杂。如果你们 -- 如果我们想要了解社群的观点，那么为了解释清楚一些事情，还有某些形式的工作尚未完成。我这番话是说给在会议室现场或场外的新人听的。我们 -- 有一次对话是关于 -- 这很难理解。我们用飞快的速度使用了很多缩写词。新人甚至是其他人都完全不能理解其中的含义。所以为了获得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观点，这是非常复杂的。即使我们试图在一般会员内部解释清楚，我们有 -- 我们有会议。我们想试着解释，但我们知道，那些表达出自己想法的人是在这些主题内的人。这是 -- 这是非常复杂的。这很难解决。我们将来仍然得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必须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如果我们想给社群提供

信息但社群不理解我们提供的信息，我们将不会得到任何反馈。

现在我想很快地 -- 哦，史蒂夫问一般会员的五个成员代表和参与流程的一般会员咨询委员会是否对流程达成了共识。没有。这是件好事。这是件好事。我们有相同的想法吗？或许吧。但是在一定的代价下，我们中的某些人会放弃某种立场。例如，我反对董事会成员的任期三年一换这个事实。但是我不太喜欢现状，现状是我们想要 -- 一个袋鼠法庭，一个特别法庭。ICANN 不需要这个。如果我们想 -- 想开除一名董事会成员，而他不得不在每个人面前为自己解释，这是我想要弄清楚的另一点。我们对这个问题谈论得不够多。如果有一天做出了罢免董事会所有成员的决定，我们将何去何从？董事会将如何运作？对我来说，这个主题比剩余的主题更为重要，因为“攫取”显而易见。工作人员将拥有权力，因为只

有他们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即使我们有人手可以顶替他们几个月，然后我们可以选举其他成员，但“攫取”也将存在于工作人员当中。因此，我认为现在所有罢免整个董事会的解决方案都是异端邪说。如果我们这么做了，不如同时将 ICANN 也关了，然后去做点别的事情。比如说去钓鱼。非常感谢。

艾伦·格林伯格：

谢谢。我们正在推动流程不断发展，我认为这些流程的可取之处一在于它们当中很多花费的时间都要长于相关董事余下的任期。我觉得在很多情况下，等待三年任期结束比实际经历流程要更加简单。这可能是件好事，也可能是 -- 谨慎的策略。这个说不清楚。还有人想发言吗？

我想更深入一点谈谈 -- 现在我想不起自己要说什么了，所以我会让其他人发言，直到我想起来。

未知发言人：

（不在麦克风前）。

艾伦·格林伯格：

提贾尼。

提贾尼·本·杰马：

你总是忘记我。好的。没问题。

克里斯问了一个问题，他问我们对 CCWG 内部的讨论和 CCWG 的决议有什么感想。克里斯一直和我们在一起，所以他对我们非常了解。在 CCWG，我们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比如说预算否决权。另一个问题是罢免董事会个人成员。还有其他问题，但我认为这两个问题是最重要的。

我们一直在倡议。我们没有放弃，即使他们告诉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另一种说法。我没有接受。我说过，是章程里说要通过共识达成决定的，而寻求共识是主席的职责。

最终，我们达成某种可接受的解决方案，我为此感到高兴。我认为我们需要考虑将来。我们现在有很多工作要做。这些工作尚未完成。在法语甚至在英语里，他们说挑战藏在细节中，而细节尚未完成。

我认为对我们一般会员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始终试着去做重要的事情。我们不会一直在任何事情上完全达成一致。但我们会寻求一个共同的基础，而有时我们在特定的问题上找不到共同的基础。此时我们会表达出来。例如，AFRALO 的声明始终紧跟 ALAC 的声明。我们非常接近，但我们也有一些差别。我认为这是一种财富，而且我们需要继续像这样做。谢谢。

艾伦·格林伯格：

谢谢，提贾尼。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谈一谈。我将试着从一个稍微不同的角度来阐述克里斯的问题。

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ALAC 保持着适度的一致性。而最终在谁来罢免董事会董事这样的事情上，CCWG 将必须参与进来解决。无论采取哪种方式，我不认为 -- 我们不会因为提案而拒绝批准报告。

我们在上一份报告中很明确地表示，我们接受成员模型，但是我们不喜欢这个模型。既然 CCWG 又重提指定人模型，我们两天前做出了一个决定，撤销我们对当前成员模型的支持。这并不意味着如果世界突然发生变化，每个人都想要成员模型，我们也不能接受该模型。这不是红线。但目前，接受该模型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内。

另一方面，还有一些其他我们从未谈论过的问题，这些问题是 ALAC 的红线。如果就像很多 CCWG 成员所提议的那样，给予 ALAC 的地位少于 SO，我想我们会 -- 我很确定我们会拒绝批准。我们有强烈的信念，就是所有 AC 都应该参与进来。他们不

会提出政策建议，但他们是我们整体社群中非常重要和关键的一部分。所以就是这些事情。

有很多核心任务和价值观在措辞上有微妙的变化，这是我们极力反对的。其中有很多事项，目前的董事会抱以谨慎态度，而这种谨慎显然正在消失。我们认为这是相当不恰当的。所以肯定有很多事情都像这样。

9:30 这个时间能宽限一些吗？

史蒂夫·克罗克：

嗯，大概在 9:45 的时候，会有另一群人进来这里开会。

法迪有话要说，然后我们可能会结束这个话题，谈谈别的什么。

艾伦·格林伯格：

克里斯托弗 (Christopher)，请快一点。然后我们的话题会转到 ATLAS II 建议。

克里斯托弗，请讲。

克里斯托弗·维尔金森 (CHRISTOPHER WILKINSON): 我只想代表社群快速谈一谈问责制的一个非常实际的方面，然后将意见带回社群。

我最近有几次看到工作人员轻率地将一般会员参与者贡献的内容指定为少数派报告。我并没有真的要求工作组投票确定报告的哪一部分让该报告被认为确实是少数派报告。我不想讲太多的实际细节。涉及此事的人员非常清楚我在讲什么。

作为工作人员守则，我规劝你们在决定什么内容是不予考虑的少数派报告时，采取更加开放的思维和更加谨慎的态度。谢谢。

艾伦·格林伯格:

谢谢你，克里斯。

在我们讨论下一个问题之前，大家对问责制问题还有任何最终意见吗？没有了？

那么奥利维尔，交给你了。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非常感谢你，艾伦。我是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我们想向大家汇报一下一年前提出的 ATLAS II 建议的最新情况，2015 年 6 月 -- 2014 年 6 月。抱歉。这是工作期间的长度。

我们有 150 个一般会员组织。他们都在负责处理这些建议，相关文件发给了董事会作为提醒，也是为了给这个会议室里的新人更多参考信息。

我们将要汇报其中几点。第一个是建议 27。它是给董事会的提醒，提醒董事会应该实施 ATRT2 建议 9.1，内容如下：“ICANN 董事会要及时响应所有咨询委员会提出的正式建议，说明自己采取的行动及行动原因。”

现在，我们在会议上向董事会提交了这一条，我们不是在上一场会议提交的 -- 而是在上一场的前一场会

议上提交的。我们还未就此收到任何反馈。如果我们能获知最新进展，将十分感激。

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 (Rinalia Abdul Rahim):

谢谢。这条建议是我个人非常关心的问题。我之前询问过这个问题，并了解了一个状态。

一个内部工作人员团队之前一直在负责将这一条转化为实质性的章程修改，然后预定在特定日期由董事会进行审核和批准。

之后 CCWG 的工作开始了，分流走了我们几乎所有的法律资源。而且 CCWG 的工作基本上也要导致一些章程修改。有鉴于此，我们可能必须等待，以便看看有什么可能的相互作用。

话虽如此，有一些董事会成员很关心这个问题，除 GAC 外的一些咨询委员会也提出了正式建议，比如与 ALAC、SSAC 和 RSSAC 相关的建议。而且对于董事会收到的技术建议及

接收适当回应，有关人士也有深深担忧。这些都在我们的议程上，我们将会跟进这些事宜。

史蒂夫·克罗克：

让我谈谈自己关于此事的个人观点，我只谈我很感兴趣的一点。

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就是，当我们从 ALAC、从其他组织和其他团体获取建议时，不一定要将这些建议写入我们的章程中。它们的实质对我来说就是良好的实践加上礼貌的态度、商业化的运营和有智慧的管理。

我们没能从头到尾跟进此事，我感到有些痛心。它仍在我的关注问题列表上。我们内部已逐渐改善了我们的流程。我们正在内部做出一些非常强有力的改变。

我很能理解诸如此类的反应：“为什么它花费了这么久的时间？这是一个持续的流程。”我不仅分享了我的担忧，还要表达我的歉意，因为这个过程无疑是折磨人的。

但就我所坐的位置而言，如果将这一条写入章程，我也没有异议。但我所想的实际问题是让内部运营流程、人员配置、优先级等部署到位。这些工作必须完成。无论是否有相关的成文章程，这些工作都必须完成。写入章程不会让任务完成。这些任务必须由我们完成。完成任务的正是我们。我们做出了一些内部改变。我希望到马拉喀什会议时，你们对此有截然不同的感受。

艾伦·格林伯格：

谢谢您，史蒂夫。

作为 ATRT2 成员，你让我们想起我们过去进行的所有此类讨论。最初讨论的建议与 GAC 建议相同或接近，即我们必须有一个正常的协商流程。我们温和一点说，基本上你所说的都已经在实行或者应该被实行，而且已经被接受了。

实际 ATRT2 建议的措辞是依照现行章程的措辞拟定的。所以在这方面

不应该有很多法律方面的工作。而且此事被拖延至今，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在 ATRT2 -- 抱歉，在 CCWG 讨论中，有人表示我们给了 AC 太多的权力。现在推行此建议可能是最糟糕的时机。所以我真的很遗憾这一条建议之前没有完成。

谢谢。

史蒂夫·克罗克：

从我的观点来看，讨论的层面完全错了。真正的行动是在内部。而且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此事已经成为了董事会的首要关注事项，并且以两种不同方式进行了人员配置。我们有非常有效的建议追踪系统，其开发流程和复杂性都超出我原本的部署预期。

第二，我们现在有更加健全的董事会运营组织，这是我们的重点工作之一，可以确保这些事情得到妥善处理。

艾伦·格林伯格：

我想你说的这些大家都了解了。但是 ATRT2 确实强烈感觉到章程修改是必需的，而且这一点已被接受。

奥利维尔，又该你发言了。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谢谢你，艾伦。

所以一些建议需要董事会关注。一些建议需要 ALAC 内部的关注或者需要与全球利益相关方合作。如果我们前往下一张幻灯片，就会看到这张幻灯片的内容是我们要向董事会汇报的关于我们所处理的 49 条建议中的一部分建议的最新情况。这一条是建议 33。来自一般会员组织的信息非常明确，即 ALAC 应该安排更多一般会员能力建设网络研讨会。这当然是出于更深入地了解 ICANN 和 ICANN 流程的需要。

我将把发言权交给提贾尼·本·杰马，让他带我们了解他所负责的一系列一般会员能力建设网络研讨会。

提贾尼·本·杰马:

谢谢你，奥利维尔。艾伦刚刚告诉我，我们有时间问题。

所以我们在 2014 年最后一段时间和 2015 年全年每月都举行了网络研讨会。我们更多地关注 IANA 职能问题。我们向我们的 ALS 解释了这些职能是什么。我们重点关注管理权移交、移交的含义及原因等等。我们还重点关注问责制问题，即加强 ICANN 问责制。对于这些问题 -- 我们举行了很多与此有关的网络研讨会。

但我们还谈到了一般会员内部和外部的政策制定流程，尤其是在 GNSO。

我们谈到了一般会员内部工作组和跨社群工作组的问题。

我们谈到了 -- 在 2015 年最后一段时间，我们还谈到了 ALS、如何让他们参与进来，以及志愿者。最后我们还谈到了 -- 抱歉，让我想想 -- 我们还谈到了用作沟通工具的工具。而

且我们想要说明的是 -- 网络研讨会并不是我们现在和将来要使用的唯一能力建设工具。我们现在打算使用其他工具，因为组织并不需要例外资金。但是我们有一个能力建设项目 -- 在我们从来不去的地方开展面对面能力建设，例如在太平洋的小岛上，在加勒比海以及在非洲的小国家。

我们为此在今年草拟了一个预算，但没有获得批准。我希望在明年该预算能获得批准。谢谢。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非常感谢，提贾尼。

而且我认为早些时候 -- 当然，CCWG 工作清空了我们的思绪 -- 早些时候还有一些关于安全性和稳定性及使用互联网的能力建设网络研讨会，因此有一些技术方面的内容。

我有点担心时间不够了。

只是想说一下，各地区也在进行各自的能力建设。有时候这些地区的能力建设非常有针对性。对于这个问题，我将邀请我们的超级明星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Siranush Vardanyan) 详细说明 APRALO 所做的事情。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谢谢。我是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是的，在 ATLAS 峰会之后，我们与 APAC 运营中心讨论了我們如何通过贯彻实施来推进工作。我们确定了三个主要关注领域。这是语言本地化。这是能力建设。第三个是外展。

所以在能力建设框架内，我们在 APRALO ALS 中开展了一项调查，以确定他们主要感兴趣的主体。自 2015 年 4 月以来，我们开始与 APAC 运营中心合作举行这些网络研讨会，他们给了此事很大的支持。我们已经举行了关于四个主题的网络研讨会：IDN、互联网治理、基本

DNS 和 DNS 生态系统。而就在最近，我们举行了新通用顶级域项目网络研讨会。

我们已经确定了直到 2016 年 6 月份要讨论的主题。所以我们正在继续执行此流程，而且 -- 这对 ALS 相当有帮助。

这就是 APRALO 的全部意见。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非常感谢，西兰努什。同样的，LAC RALO 也开展了一系列全方位的网络研讨会。我可以看到我们的同事。但我们没有时间讲下去了。所以谢谢你们。

我只是想提一下，而且与全球利益相关方合作团队的合作真的非常重要。这是董事会不常见到的工作。你看到了我们的政策工作是因为你收到了我们的声明。但我们认为，我们得谈谈这部分活动，因为董事会和社群常常对其不知情。

最后，我们来到最后一张幻灯片，我知道我们没有时间了，我们要谈的是什么问题？43 条 ATLAS II 建议。我们删除了一条，因为这条建议已经不相关了。在需要回应的建议中，我们只完成了 5%。不需要回应时也是 5%。一些建议被搁置，等待外部流程的处理。

当然，其中很多都与 ICANN 问责制有关。而且我们提出了工作组（即现在的 CCWG）正在提出的问题 -- 我们提出这些问题的时间要早一年。我们在时间上领先了一点，这是件好事。

所以我们认为，我们将等待外部流程来完成此事。内部被搁置的一些建议是那些我们没有办法处理的建议，因为基本上由于当时安排得满满的工作，我们社群的任何时间表已经没有更多时间来处理它们了。我们处理其中 37% 的建议。这包括与工作人员合作，以及与我们社群内不同部门的人员合作。

而这就是报告。

我最后想说一点。我想我们将在星期五上午与 ALT 的会议中与史蒂夫讨论其中的一些建议。我们对此很期待。

艾伦·格林伯格：

我们要说的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散会。

[会议记录结束]